

读者来稿

稻香溢满时 我想起家乡

稻香

天气渐渐转凉,一出太阳就是一片秋高气爽的好风景。我就会傍晚时分去金桥北路一带散步,走过骨伤科医院后,眼前就会出现大片金色的稻谷,在黄昏的夕阳下散发着刺眼的金光。这让我的心一下子柔软起来,似乎有一股久违的感觉,瞬间让我感到温暖。

记得儿时,才上小学,每到这个季节,就会有同学来叫去割稻子。在那个年月,割稻子是一种友谊的交流,如果不是特别要好的同学还不会叫你去他家割稻子。每次我总是割得最少,因为我家的农活不多,大多是父母亲包办,而我小时候又体弱,所以父母也很少叫我去干农活。

帮同学家割完一块田的稻子后,同学的妈妈总会做上一大桌子的好菜,不仅有红烧肉,有时候还有白斩鸡。同学妈妈总是会把一个大大的鸡腿夹到我的碗里,热情地招呼我。记得,那时候和我要好的同学是在前村一位姓钟的女孩。她长得黑黑胖胖,手劲特别的大。每次我刚到她家,她早就帮她爸爸一起磨好了割稻镰刀,她常常会把镰刀举到我面前晃一晃。镰刀闪着瑟瑟的寒光,就像她那双天不怕地不怕的眼睛里透出的光彩。

庄户人家,讲究的是稻子割得快,稻茬割得整齐又短,远远望去就像给一大片稻谷剃了小平头。而我总是把稻茬割得又长又短,参差不齐。这就苦了到时候种油菜的同学爸爸。因为稻茬割得长短不一,就很容易刺到脚,也不容易给油菜苗打坑。所以,每次给她家割稻,我同学总是在我的屁股后面或前面取笑我,说我就像是一个蹩脚的剃头匠,

把稻田剃成了“癞痢头”。

等到稻谷全部割好,就开始打稻谷。几十年前,还很少有马达带动的打稻机,大都是用人力脚踩的打稻机。那可真是一个力气活,每一把割好的稻谷从地上拿起,然后放进打稻机,一只脚也不能闲着,必须用力地踩着打稻机的脚板,这样才能带动滑轮把稻谷从稻草上脱下来。这活,常常一干就是一下午,等到夕阳西下,终于可以回家。勤劳的同学爸爸,还要把打好的带着一些稻草的谷子装进蛇皮袋,用独轮车运回家。运回家后不能马上吃晚饭,还得把谷子摊在地上,避免谷子受潮发芽。所以,我妈妈常常说,庄户人家的活计就是一年四季忙到头,没有闲的时候。

但是,等到稻谷全部晒干扬谷后,有一件事是我最喜欢的。那就是吃新米饭。那新米饭可真好吃啊!就是现在十几元一斤的东北大米也没有记忆中的新米好吃。每次,新米掀开锅,一鼻子的清香老远就扑过来,好像不用下饭菜,就能吃上两大碗。

而如今,这些记忆都已经成为久远的过去。父母亲年纪大了,也不再种稻谷。我在城里工作,也很少有机会重新感受割稻子时收获的快乐。看着眼前这一片片金色的稻田,不仅心中一热。想起周杰伦在歌曲《稻香》中的几句歌词:为自己的人生鲜艳上色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/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/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……

作者简介:草树,女,富阳人,喜欢文字,有散文随笔作品刊发报刊杂志。



结实的幸福

“冬是孤独,夏是离别,春是两者之间的桥梁。惟独秋,渗透所有的季节。”第一次读到阿多尼斯这首诗,我读得莫名其妙,但是再仔细一读,就流下眼泪。秋是什么?是大地收获的季节,是所有大雁南飞的季节,是每一个勤奋耕耘之人所有盼望的结集。

记忆里,年幼的我背着书包路过那些稻田,看见清晨阳光洒在结实饱满的稻谷上,整片稻田有一种庄严的神圣,仿佛向这个世界宣誓。这种感觉会让我拥有莫名的快乐和稻谷一样笃实的安逸。

小时候放学回家,我会跑到稻田里给父母亲帮忙,踩着半湿的泥土,拿着镰刀,按着一行一行,一束一束地割过去,放得整整齐齐,等候爸爸抱到脱粒机上去打下来。然后装进麻袋或者篾匠做的严丝合缝的箩筐挑回家。爸爸会摸着我的头说:“丫头,这是我们一年的粮食哦!”脸上有一种让他感觉骄傲的自豪。

原来丰收带给他的喜悦,可以抚平他之前付出的所有艰辛和汗水。一颗颗结实谷粒可以填满他因盼望生出来的窟窿。这是我父亲,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眼中的稻谷的价值和意义。

如果我们按自然规律,在日升月落中把种子埋进黑暗的泥土中,种子和泥土进行一次次生命融合,种子在黑暗中获得力量,却在明光里成长。这是它们之间契约的缔结,跟我们无关,我们永远只是一个辅助者,而不是参与者。

土地总是容易谦卑,而人类却会偷偷“窃取”它们的果实,堂而皇之进行享受。难怪有诗人说“即使你倾尽全世界的力量,也无法使一朵花在不是它的季节开放”。

愿我们学会感恩,对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深深感恩。金秋回去,农村已经很少看见连片的稻田了,田里不是种着各种苗木就是茶叶。故乡的稻田被经济学家规划开发得“芳草萋萋鹦鹉洲”了。只有一些保守的农民依然守着传统耕作。如同一个梦,来过,又走了。

但是,那种稻谷给我们的饱满笃实却一直在我们的记忆里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,渗透我们的一生,成为一种结实的幸福,风雨中的磐石,生命中的根基。

作者简介:江南雪,富阳人,喜欢思考和写作,偶有作品散见于报刊杂志。

